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全译本 精·彩·阅·读

〔英〕简·奥斯汀◎著 汨 宓◎译



外国

精选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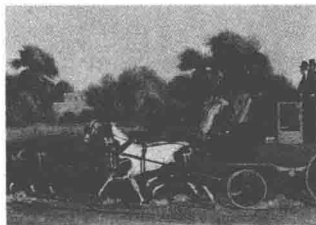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英〕简·奥斯汀◎著 汨 宓◎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智与情感 / (英) 简·奥斯汀著; 汨宓译.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126 - 4713 - 8

I. ①理… II. ①简…②汨…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5290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3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20 1/16

印张 16.5

印数 3000 册

字数 264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印刷

书号 978 - 7 - 5126 - 4713 - 8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6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3
第五章	17
第六章	20
第七章	22
第八章	25
第九章	28
第十章	32
第十一章	36
第十二章	39
第十三章	43
第十四章	48
第十五章	52
第十六章	57

第十七章	62
第十八章	67
第十九章	71
第二十章	77
第二十一章	83
第二十二章	89
第二卷	97
第一章	99
第二章	104
第三章	108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17
第六章	123
第七章	126
第八章	134
第九章	141
第十章	148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59
第十三章	165
第十四章	170
第三卷	177
第一章	179
第二章	187

第三章 193

第四章 197

第五章 202

第六章 207

第七章 211

第八章 217

第九章 228

第十章 232

第十一章 237

第十二章 242

第十三章 245

第十四章 254

第一卷

第一章

谈起坦斯沃特家在苏塞克斯的生活，可有些时间了。这家有一个广阔的田庄，一应建筑就位于田庄中心的罗拉庄园。世代代，一家人始终过着体面的生活，颇有声望。已故庄园主是个单身汉，活到老大年纪。未死前，妹妹长年陪伴他，替他料理家务。谁料妹妹先他十年去世，以致府上陡变。为了填补妹妹的先行去世，他将侄儿哈里·坦斯沃特一家接到田庄。哈里·坦斯沃特先生为罗拉田庄的法定继承人，老坦斯沃特计划把家业传给他。这位老绅士有侄儿、侄媳及其子女做伴，生活也算舒心。他越来越不可能离开他们。哈里·坦斯沃特夫妇不仅由于利害关系，更兼心地善良，对他有求必应，使他尽享天伦之乐。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哈里·坦斯沃特先生跟前妻有一个儿子，同如今的太太生了三个女儿。他的儿子是个诚实优雅的青年。当年他母亲留下许多遗产，及其成年时有一半交给了他，为他奠定了殷厚的家底。后来，他结婚，又增添了一笔财产。因此，对他而言，父亲是不是继承罗拉田庄，远没有对他几个妹妹一般至关紧要。这几个妹妹如果不靠父亲继承这笔遗产可能给她们带来的好处，她们的财产便将很少了。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不过掌管着七千镑，而对前妻另一半遗产的所有权只在活着的时候有效，他一去世，这一半财产也归儿子继承。

老绅士归西后，哈里·坦斯沃特先生看罢遗嘱，发现这跟其他遗嘱别无二致，叫人既高兴，也失望。老绅士并非如此偏颇无情，结果依然把田庄传给了侄儿。但是，由于附有条件，这份遗产便失去了一半价值。本来，坦斯沃特先生打算要这笔财产，无非是顾念妻子和女儿，而并非为自己和儿子着想。但财产却难以更改地要世袭给他儿子和四岁的孙子，如此

一来，他便无权动用田庄的资财，或者变卖田庄的资财，来赡养他那些最亲近、最需要赡养的家眷。为了那个孩子，全盘家业都被冻结了。想当初，这孩子不过是随父母亲到罗拉庄园来过几趟，与其他两三岁小家伙似的，也没有什么极其逗人喜爱的地方，无非是正咿呀学语，性格倔犟，爱搞恶作剧，喜欢大吵大闹，却博得了老绅士的喜欢。相较而言，侄媳母女多年照料的情分，倒变得无足轻重了。还好，老人也不想过于苛刻，为了表示他对三个姑娘的喜爱，无论如何分给了每人一千镑。

坦斯沃特先生开始极为失望。他性情开朗，信心十足地觉得自己能多活些年岁，凭着偌大的一个田庄，只要立即改善经营，度日有方，就能从收入中攒下一大笔钱，可是，这笔迟来的财产在他名下不过持续了一年时间，因为叔父死后不久，他也一命归西，给他的遗嘱和女儿们留下的财产，包括叔父的遗产在内，加起来不过一万镑。

当时，家人见其不久于人世，便打发人去叫他儿子。坦斯沃特先生用尽力气，向儿子作了最后交代，希望他照料继母和三个妹妹。

雅亨·坦斯沃特先生不同于家里其他人一般多愁善感。可是，眼下受到如此嘱托，他也非常感动，保证尽力让她们母女生活得幸福快乐。父亲听到这番许诺，总算放心去了。一时间，雅亨·坦斯沃特先生有空算计起来：若是精打细算，他究竟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这位年轻人心眼还不错，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看做坏心眼。总而言之，他非常受人尊敬，因为他平常为人做事，总是非常得体。他如果娶个和蔼一点的妻子，说不定会更受人尊重，而使他自己也会和蔼一些。无奈他结婚时太年轻，太宠着妻子了。不过，雅亨·坦斯沃特夫人倒也活像她丈夫，无非更狭隘、更自私而已。

他向父亲许诺的时候，心里就在合计，打算给他妹妹每人再多加一千镑的收入。当时，他实在认为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除了眼前的收入和母亲另一半遗产以外，还可望每年再增加四千镑。一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温暖非常，他觉得自己可以大方一点。“是的，我能够给她们三千镑，这多么慷慨大方啊！足以确保她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啦。三千镑呀，我可以轻松

地省出这么一笔巨款。”他整天这么盘算，接连想了好多天，主意已定。

父亲的丧事刚办完，雅亨·坦斯沃特夫人不声不响，就带着孩子、仆人来到婆婆家里。谁都相信她有权来这里，因为从她公公闭上眼睛起，这房子就成为她丈夫的了。不过，她的行为确实太不文雅，按照人之常情，任何一个女人处在坦斯沃特太太当婆母的位置上，无一例外会感到很不愉快。何况，坦斯沃特太太是个极有自尊心而且豪爽的女人，对这种粗鲁的事情，不管是谁干的抑或对谁干的，她都会极其厌恶。雅亨·坦斯沃特夫人在婆家向来不受任何人的喜爱，可是时至今日她才有机会向她们表明：在必要时，她能够全然不顾别人的感情。

坦斯沃特太太讨厌这种粗暴的行径，并因此而瞧不起她的儿媳。一见儿媳进门，她就恨不得再也不进这个家。怎奈大女儿一再恳求，她方才考虑一走了之是不是合适。后来完全是出自对三个女儿的爱怜，她才下定决心留下来。看在女儿们的分上，还是不与那个做哥哥的闹翻为好。

大女儿艾利洛的劝解起了作用。艾利洛思想敏锐，头脑冷静，尽管年仅十九岁，却能为母亲出主意。坦斯沃特太太脾气急躁，做事总是不思后果。艾利洛为大家考虑，经常出来调解。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感情强烈，然而她会克制自己——对于这一手，她母亲可是不行，不过她有个妹妹打算一辈子也不要学。

梅莉爱各方面的才干都足够与艾利洛相提并论。她聪慧多情，不过是做什么事情都急急躁躁的。她伤心也好，高兴也罢，都毫无节制。她为人大方，和蔼可亲，也很有意思，可就是一点也不谨慎，与她母亲毫无差别。

艾利洛见妹妹过于感情用事，少不得有些担心，可坦斯沃特太太却认为这很宝贵。如今，她们两人极度伤心的情绪，相得益彰。开始的那种悲恸欲绝的情状，一触即发，来去无常，反反复复地没个始终。她们完全沉湎于悲恸之中，实在是哪里伤心往哪里想，越想越伤心，认定这一生就这么过完啦，谁来劝解也不起作用。艾利洛也很悲痛，还好她尚能克制，尽量克制自己。她遇事能同哥哥商量着办，嫂子来了能以礼相待。她还能劝说母亲也如此行事，请她多加忍让。

三妹梅卡莉坦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但是由于她已经具有了不少梅莉爱的浪漫气质，而又不如她聪明，刚刚十三岁的年纪，还无法赶上涉世较深的姐姐。

第二章

雅亨·坦斯沃特夫人现在当上了罗拉庄园的女主人，她的婆母及小姑们却落到寄人篱下的境地。不过，如此一来，她待她们反倒无法客气起来。她丈夫对她们也算和善的，他除了对自己及自己的妻子、孩子之外，对别人最多也只能如此。他非常恳切地希望她们将罗拉庄园当做自己的家。坦斯沃特太太认为一时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如暂且待在此地，因此便接受了他的请求。

对于坦斯沃特太太而言，待在这个老地方，不时地都能回想起过去的欢乐，倒也不错。及至高兴的时候，谁也没有她那么开心，如此乐观地期待着幸福的到来，似乎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是每逢伤心事，她也一如既往地胡思乱想，失去常态，同她高兴时无法控制自己一样，她伤心起来也是无法解脱的。

雅亨·坦斯沃特夫人完全反对丈夫资助他几个妹妹，从他们孩子的财产中剔除三千镑，岂不是将他剥削得仿佛穷光蛋了吗？她希望丈夫重新思考这件事。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是独生子，他如何忍心剥夺他如此一大笔钱呀？几位坦斯沃特小姐与他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她觉得这完全算不上所谓的亲属关系，她们有什么权利领受他如此大方的资助？谁人不知，同父异母子女之间历来不存在什么感情，可他为什么偏要把自己的钱财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们可怜的小哈里？

“我父亲的遗嘱，”丈夫回答说，“要我帮助寡母，以及妹妹们。”

“他肯定是在说胡话。那时候，他一定是神志不清了，否则他就不会

异想天开地要你将自己孩子的财产毫无道理地送掉一半。”

“亲爱的弗妮，他倒没有说明具体数目，只是要求我帮助她们，让她们的境况宽松些，他是无能为力啦！说不定他不干脆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他总不会认为我会看不起她们吧！可他让我许诺时，我又只好应承；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因此，我许诺了，而且还不得不兑现。她们早晚要离开罗拉庄园，到别处生活，总得帮她们吧。”

“那好，就帮她们一把吧！可是帮一把为什么非要三千镑，你仔细考虑一下，”她接下去说道，“那钱只要抛出去，无论如何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你那些妹妹一出嫁，那钱不就打水漂啦？真是的，这钱要是能回到我们可怜的宝贝儿手里……”

“哦，当然，”丈夫严肃地说道，“那可就问题大啦！有朝一日，哈里会怨恨我们给他削减掉这么一大笔钱。他如果人丁兴旺起来，这笔款子可就派大用场了。”

“谁说不是呢！”

“如此说来，不如把钱减掉二分之一，这说不定对大家都有好处。给她们每人五百镑，她们也算得上是发大财了。”

“哦，显而易见是发大财了！世上还有哪个做哥哥的能如此照应妹妹？就是对待亲妹妹，也做不到你的一半！更何况你们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可你却如此大方。”

“我做事向来大方，”做丈夫的回答说，“遇到这种事，我宁可大手大脚，也不能小里小气。无论如何不会有人认为我亏待了她们，哪怕她们自己也不会有更高的期望了。”

“天知道她们有何期望。”夫人回答道，“不过，我们也无须去想她们的期望。关键在于：你能给出多少。”

“那还用说，我想我能够给她们每人五百镑，事实上，就是少了我这份补贴，她们的母亲死后，她们每人依然能获得三千多镑，对于一个年轻女子而言，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啦！”

“确实如此啊！说实在的，我看她们完全不需要额外补贴了。她们足

有一万镑可分。如果出了嫁，生活肯定非常富裕。就算不出嫁，就靠那一万镑得来的利息，也足够她们在一起生活得舒舒服服的了。”

“的确是这样。因此我在想，整个来看，趁她们母亲还活着，给她点补贴，是否比给她们更好呢？我的意思是给她点年金什么的。这个办法产生的良好效果，我妹妹和她们的母亲都足以感觉得到。一年出一百镑，一定使她们全都满意。”可是，他妻子没有立刻同意这个计划，她想了一会儿。“当然，”她说，“这比一时间送掉一千五百镑要强。然而，要是坦斯沃特太太活上十五年，我们岂不是上了大当！”“十五年！我亲爱的弗妮，就她那命呀，就算这一半时间也活不到。”

“显而易见活不到。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人如果能领到一点年金的话，似乎总是死不了。她身强体健的，还不到四十岁。年金怎么能是闹着玩的？一年一年地给下去，到时想脱都脱不掉。你不明白，我可体验到给年金的不少苦处，因为我母亲根据我父亲的遗嘱，每年要向三个老仆人支付退休金，她觉得这事让人难以忍受。这些退休金每年支付两次，要送到仆人手里可费事了。此后据传闻有一个仆人死了，可后来发现根本没这回事。我母亲伤透了脑筋。她说，她的财产被这样长久刮下去，她哪里还做得了主？这都怪我父亲太狠心，不然这钱还不都是我母亲的，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现在，我对年金憎恶透了，要是让我给哪个人付年金，打死我也不干。”

“一个人的收入每年如此消耗下去，”坦斯沃特先生说，“这很明显是件让人心烦的事情。你母亲说得不错，这财产就成别人的了。每逢年金支付日，都要毫无例外地支出一笔钱，这确实有些讨厌：它剥夺了一个人的自主权。”

“那还用说！确实如此，你还落不得好。她们以为自己到期领取，都有保障，而你又不会再多给，因此对你根本不领情。我要是你呀，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自作裁夺。我肯定不会作茧自缚，去给她们所谓的年金。遇到什么年头，你要从自己的花销中抽出一百镑，哪怕五十镑，可不那么容易。”

“亲爱的，我看你说得不错，这事还是不搞年金为妙。时不时给她们几个钱，比给年金好多了，因为钱给多了，她们一定会变得不知节俭，每逢年底，一个小钱也多不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偶尔送她们五十镑，如此一来她们什么时候都有钱用，我还能充分履行我对父亲的诺言。”

“当然如此。其实，我认为你父亲完全没有让你出钱帮助她们的意思。我敢断定，他所谓的帮助，无非是让你合情合理地帮点忙，像替她们找座宽敞的小房子啦，帮她们收拾东西啦，等季节到了给她们送点鲜鱼野味啦之类。我敢以性命发誓，他别无他意；否则，岂不没了道理？亲爱的坦斯沃特先生，你只要思量一二，你继母和她的女儿们靠着那七千镑得来的利息，会过上多么舒适的日子啊！更何况每个女儿还有一千镑，每年几乎给每人带来五十镑的收益。当然啦，她们会从中取出一些向母亲缴纳伙食费的。加起来，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就如此四个女人家，这些钱还少吗？她们的花销非常少！管理家务不成问题。她们一无马车，二无马匹，也不用雇仆人。她们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有多快活！一年五百镑啊！我几乎无法想象她们是否能花掉一半。至于说你想再给她们钱，未免太不合理了吧！论财力，她们给你点倒合适。”

“哟！”坦斯沃特先生说，“你说得实在太对了。我父亲对我的叮嘱，除了你说的之外，肯定别无他意。我现在搞清楚了，我要毫无偏差地履行我的诺言，照你而言，为她们帮点忙，做点好事。等我母亲搬家的时候，我绝对会尽力帮她安顿好，还可以送她点小件家什。”

“当然！”雅亨·坦斯沃特夫人说，“不过，有一点你还得思量一二。你父母亲搬进罗拉庄园时，斯坦希尔那里的家具尽管说都卖了，但是那些瓷器、金银器皿，以及亚麻台布都依然保存着，完全留给了你母亲。所以，她一搬家，屋里准摆得阔阔气气的。”

“你考虑得实在细致。那可无一不是传家宝啊！如果有些金银器皿送给我们那就美啦！”

“说的也是嘛。那套瓷器餐具就比我们家的优雅多了。我看实在太漂亮了！她们的房里压根儿无须配摆设。可是，事情就是如此不公平。你父

亲一门心思想着她们。我实话对你说吧：你一点都不欠你父亲的情，别管他的遗愿，因为我们心里清楚，他若是有办法的话，一定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们的。”

这个论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是坦斯沃特先生开始还有点犹豫的话，现在可就铁了心啦。他最后决定，对他父亲的遗孀和女儿，根据他妻子说的，像邻居式地帮帮忙也就足够了；越此半步，即使不有失体统，也是肯定多余的。

第三章

坦斯沃特太太在罗拉庄园又住了数月。这并非因为她不想搬走。有一段时间，她一见到自己所熟悉的地方，都要非常激动，可是如今已经激动不起来了。现在她的情绪渐渐好转，不再被那些令人痛苦的伤心事压抑着，而是可以考虑点别的问题了。她很想离开此地，费尽心力地四处打听，想在罗拉庄园旁边找座合适的居所。她留恋这个地方，要远离它是不可能的。不过，她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到如此一个去处，首先要符合她自己舒适安逸的想法，其次又能满足谨慎的大女儿的要求。有几座房子，做母亲的是中意的，谁知大女儿非常固执，硬说房子太大住不起，无奈只好作罢。

坦斯沃特太太听丈夫说过，他儿子一本正经地答应照料她们母女几个。丈夫临终前听到如此许诺，死也瞑目了。她跟丈夫一样，对儿子的诚意毫不怀疑。尽管她以为自己别说七千镑，就是再少得多，也能过得很舒适，但她一想起就为女儿们感到高兴。再看那做哥哥的心地善良，她也为他感到高兴。她责怪自己过去不该错怪他，觉得他一毛不拔。他如此对待继母和妹妹们，足以说明他是如何关心她们的幸福。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对他的慷慨豁达坚信不疑。

坦斯沃特太太和儿媳刚认识，就不屑于她，现在在她家里住上半年，深入了解了她的为人，不觉对她越发鄙视。虽然当婆母的以母爱为重，处处注意礼貌，若不是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婆媳俩说不定还无法共处如此长的时间呢。照坦斯沃特太太的观点，出了这档子事，她的女儿们毫无疑问是要继续待在罗拉庄园的。

这桩事就发生在她大女儿跟雅亨·坦斯沃特夫人的弟弟之间，两人萌发了爱慕之情。那位弟弟是个非常优雅的讨人喜爱的年轻人，他姐姐住进罗拉庄园不久，就介绍他与她们母女结识了。自此以后，他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那里。

有些做母亲的从利益出发，说不定会进一步撮合这种显露的感情，因为埃登霍·弗朗司乃是一位死去了的财主的长子；但是，有些做母亲的为了谨慎起见，说不定还会阻碍这种感情，因为埃登霍除了一笔很小的资产之外，他的整个家产将完全取决于母亲的遗嘱。但坦斯沃特太太对这两种情况全不予考虑。对她而言，只要埃登霍看上去和蔼可亲，对她女儿好，而艾利洛同时又钟情于他，那就足够了。由于财产不等而拆散一对恩爱的恋人，这与她的伦理观念是相悖的。艾利洛的优点竟然不被每个认识她的人所公认，实在叫她不可思议。

她们之所以赏识埃登霍·弗朗司，倒并非由于他人品出众，风度翩翩，他并不英俊，那副模样嘛，只有和他熟悉的人才觉得逗人喜爱。他太过腼腆，这就使他越发不能本色于人前。然而，一旦消除了这种与生俱来的羞怯，他的举手投足都表明他胸怀宽广，待人亲切。他头脑灵活，受教育后就越发聪明。但是无论从才智抑或从意向上看，他都无法使他母亲和姐姐满意，她们期望看到他出人头地，她们希望让他在世界上出出风头。他母亲希望他对政治有兴趣，以便能进入议会，或者结攀一些现在的大人物。雅亨·坦斯沃特夫人抱有同样的愿望，可是，在这崇高理想实现之前，能先看到弟弟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她也就很满意。可是，埃登霍偏偏不屑于大人物以及四轮马车，他一心想要的是家庭的乐趣和生活的安逸。幸运的是，他有个弟弟比他有出息。